

# 《大河的潜流》

##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1年01月01日

开本：12k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39941189

## 编辑推荐

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实力的当代汉语诗人之一。

洛夫早年为超现实主义诗人，表现手法近乎魔幻，曾被诗坛誉为“诗魔”。台湾出版的《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如此评称：“从明朗到艰涩，又从艰涩返回明朗，洛夫在自我否定与肯定的追求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他对语言的锤炼，意象的营造，以及从现实中发掘超现实的诗情，乃得以奠定其独特的风格，其世界之广阔、思想之深致、表现手法之繁复多变，可能无出其右者。”

## 内容简介

洛夫，1928年生于湖南衡阳，1949年离乡去台湾，1996年移居加拿大。他潜心现代诗歌的创作，写诗、译诗40多年，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已出版诗集31部，散文集6部，诗论集5部。1999年，洛夫的诗集《魔歌》被评选为台湾文学经典之一，2001年又凭借长诗《漂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本书精选洛夫散文佳品，带你穿越半个多世纪别样的家国情怀。

## 作者简介

洛夫，湖南衡阳人，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曾任教东吴大学外文系。一九五四年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其早年诗歌中采用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具有魔幻色彩，他因之被诗坛誉为“诗魔”。其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瑞典、荷兰等多国文字。著有诗集、散文集、评论集

## 目录

### 上编

蛊惑

诠释——焚祭朱桥

登楼

一朵午荷

独饮小记

画眉之死

雪祭——汉城游踪

裸泳记

春之札记  
最后的惊喜  
诗人与酒  
女人与诗  
日本文化与猪  
夜读杂记  
养鸟记趣  
香港之雾  
金阁寺遇雨  
焚诗祭母记  
诗人的墓园——悼覃子豪  
雪，一首又白又冷的诗  
闲话稿费  
那年的雪——记一段游击生涯  
同性恋与“爱得死”  
我与眼镜  
吃茶二三事  
看电影杂记  
黄金海岸  
写在水上的诗——碧潭夜游记趣  
初试美人舌  
酷夏出尘想  
山灵呼唤  
国际华文文艺营杂忆  
艾青印象记  
白发森森谈萧军  
炮弹与菜刀的辩证——在厦门朗诵《再回金门》杂记

下编

诗坛春秋三十年  
我的诗观与诗法——《魔歌》诗集自序  
《石室之死亡》再探索  
天涯美学——海外华文诗思发展的一种倾向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鞋声

扶着冰凉的铝质栏杆，连登三十四级，他慢慢踱到桥端。一切都是疑惑，包括自己在内，但只要低头望望桥底的流水，便知道那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可是他却以另一种方式来宣示他的心事：他说他只是来听取过桥的鞋声。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几乎是一夜之间便在市中心架起许多桥，像是从河面升起来的一些岛屿。全部铝质的架构，坚实而稳固，在清晨的阳光中闪着动人的光辉。卧于两条长街之间，它以冷眼看着这个世界的春去和秋来，熙攘和变化。水在流去，时间在消逝，晨曦上升为太阳，太阳下坠为灯火，灯火点亮千万条街，每条街都曾发生过一些美丽以及不美丽的事件。明天仍然如此，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桥底下一群泡沫吞食了另一群泡沫。

他宁愿相信桥下流着的是河水，而不是喧闹的车辆和匆匆的脚步。他是吃感觉生活的人，唯有时时感到自己在激流中承受着一种没顶的压力，他才能肯定生存的真实。他紧紧抓住桥边的栏杆，两只手背的青筋颤动着，他的力量传透了整座桥身。但事实上他并非如此坚强，感觉究竟不是生命的全部，甚至他有着犬儒主义者的那种悲情——经常企图逃避一些明知无法逃避的事。只有一件事他最清楚，也最有把握：他决不作使别人不快乐而又于自己无益的事，因为他彻底了解这么一段话：

生命岂不是一条饿驴！只要有人拿着一捆稻草在它前面走，它便跟到市集里来了。它什么也没看见，只看到那一捆稻草。

他说他来是为了听取过桥的鞋声，这句话你等下就会懂得。他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中年人，敏感的人多少有些腼腆。每次来到桥上除了俯视胯下汹涌而去的车辆人群外，他从不探视那些擦背而过的行人。他无需抬头即可从鞋声中分辨出他们的性别、年龄、个性，甚至身份来。清脆而节奏匀称的定然是一个雅致而有教养的少女，沉重而拖沓的定然是一位满怀心事的中年男子，急起急落有如鼓点的想必是一位鬓发过长、裤脚过短、匆匆赶赴约会的年轻人。他的推测经常是灵验的。这还不算，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能从鞋声中听出某人内心的悲哀或欣喜，听出另一个人正是昨天这个时候从桥上经过的人。据他说，只有一次他是全然失败了。那简直不像是鞋声，而是从墙外经过时一片偶然飘落在头发上的叶子，或者台上一位舞者在毫不经心之下弄出的一个旋舞，感到它的力量而抓不住它的存在，悠悠忽忽，他感到非常之熟悉而又说不出它的形质和来历。他隐隐体悟到这双脚步底下的空茫，像是浮尘，或从旷野飘来的一声呼唤。鞋声扶着冰凉的铝质栏杆，连登三十四级，他慢慢踱到桥端。一切都是疑惑，包括自己在内，但只要低头望望桥底的流水，便知道那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可是他却以另一种方式来宣示他的心事：他说他只是来听取过桥的鞋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几乎是一夜之间便在市中心架起许多桥，像是从河面升起来的一些岛屿。全部铝质的架构，坚实而稳固，在清晨的阳光中闪着动人的光辉。卧于两条长街之间，它以冷眼看着这个世界的春去和秋来，熙攘和变化。水在流去，时间在消逝，晨曦上升为太阳，太阳下坠为灯火，灯火点亮千万条街，每条街都曾发生过一些美丽以及不美丽的事件。明天仍然如此，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桥底下一群泡沫吞食了另一群泡沫。他宁愿相信桥下流着的是河水，而不是喧闹的车辆和匆匆的脚步。他是吃感觉生活的人，唯有时时感到自己在激流中承受着一种没顶的压力，他才能肯定生存的真实。他紧紧抓住桥边的栏杆，两只手背的青筋颤动着，他的力量传透了整座桥身。但事实上他并非如此坚强，感觉究竟不是生命的全部，甚至他有着犬儒主义者的那种悲情——经常企图逃避一些明知无法逃避的事。只有一件事他最清楚，也最有把握：他决不作使别人不快乐而又于自己无益的事，因为他彻底了解这么一段话：生命岂不是一条饿驴！只要有人拿着一捆稻草在它前面走，它便跟到市集里来了。它什么也没看见，只看到那一捆稻草。他说他来是为了听取过桥的鞋声，这句话你等下就会懂得。他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中年人，敏感的人多少有些腼腆。每次来到桥上除了俯视胯下汹涌而去的车辆人群外，他从不探视那些擦背而过的行

人。他无需抬头即可从鞋声中分辨出他们的性别、年龄、个性，甚至身份来。清脆而节奏匀称的定然是一个雅致而有教养的少女，沉重而拖沓的定然是一位满怀心事的中年男子，急起急落有如鼓点的想必是一位鬓发过长、裤脚过短、匆匆赶赴约会的年轻人。他的推测经常是灵验的。这还不算，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能从鞋声中听出某人内心的悲哀或欣喜，听出另一个人正是昨天这个时候从桥上经过的人。据他说，只有一次他是全然失败了。那简直不像是鞋声，而是从墙外经过时一片偶然飘落在头发上的叶子，或者台上一位舞者在毫不经心之下弄出的一个旋舞，感到它的力量而抓不住它的存在，悠悠忽忽，他感到非常之熟悉而又说不出它的形质和来历。他隐隐体悟到这双脚步底下的空茫，像是浮尘，或从旷野飘来的一声呼唤。他完全为这种感觉所震慑，他忍不住抬起头来，竟发现整个桥上除了自己外，再无其他的路人。这一发现对他的打击很大，他瘫软地靠在栏杆上。这时正值午夜，午夜的河水不再流动，他忽然想起了一个老和尚的两句诗来：“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时不但桥在流，他觉得自己也在漂浮起来，而且向四方流去。他是一个孤寒的人，他从未想到如何了解别人，更不要说自己了。有时在月亮下看到身边瘦长的影子，他竟坚决否认是他自己的，他说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影子的人，他拒绝相信这个自我之外还会另有一个自我。他怕一切的音响，所以把身上的钥匙分别摆在各个口袋中。他说惟有在绝对的孤寂中才会感到存在。喏，就在这里，伸手即可抓到自己。可是这次在无意中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鞋声是如此幽微而空旷，他竟掩面哭泣起来。一只刺猬 生活的黯淡，使他憔悴。很早他就传染上哈姆雷特那种阴郁，加上中年人的慵懒和执拗，他把自己弄得更像一只蜗牛。他很久不曾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了，他说唯有孤绝和疏离才能做出一点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来。他并非故作矫情，白天大多关在房子里写稿，事实上他已是一个颇负盛名的小说家，文字虽稍嫌晦涩，但作品中却隐伏着一股生命的流动和对某种理想的渴望。他的风格是刺猬型的，表面狂傲而自负，实际上却自卑而畏葸。你见过刺猬吗？谁都不能碰它，碰上它的后果是两败俱伤，而伤害了别人说是为了自卫。尤其在酒醉之后，你惹上他而又能逃过他的话，他会恨得把空酒瓶咬碎。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酒癖，据他自己解释，在一切文学艺术的追求中，最后获得的只是幻觉和痛苦，只有倾壶而饮，一饮而醉，才能体味到真正的不朽。一派诗仙口吻，但他并不是一个好的饮者。他固然景慕李白，更喜欢阮籍的狷介和洒脱。

.....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